

老牛送水

歌詞

西安市文聯工大文藝社主編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81
53

目 錄

- 老牛送水(歌劇) (一)
人民的郵遞員(秦腔) (二)
抗美援朝心一條(歌劇) (九)
(一一)

老牛送水

榮獲

西安市首屆工人業餘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作品甲等獎

老牛送水

(小歌劇)

康師堯編劇

時間：一九五二年六月裏的一個上午。
地點：工廠茶爐。

人物：

老牛：(牛奪魁)五十多歲，身體健壯的

燒水工人。(牛)

老邢：三十多歲，機智精幹的閹藝工，牛

的小組長。(邢)

老張：四十多歲，裝盒工人。(張)

小龐：二十多歲，聰明活潑的鑊片司機。(龐)

工人甲、乙、丙三人

幕啓：老牛擦洗了鍋台，坐在一個小凳上
歸爐渣，檢炭泡(幕後低聲的播送)

牛：(唱)廣播站，又報導，生產紀錄天
高，叫老牛，好心焦，想想自己怎
再見！」此時牛停止了工作，聚精
會神的聽着，直到廣播結束。」

會神的聽着，直到廣播結束。」

老牛送水

廢搞，爲節約，我檢炭泡，剩下個炭渣難再燒，想節約，沒法搞，再把增產的門路找，嘿！要增產把水多燒，燒的多啦喝不了，增不成，反浪費了，這個工作實可惱，這不成，那不好，難道就這算拉倒？

(甲上)

甲：(白)牛師傅，水開了嗎？我要沏茶呢！

牛：早開了，來！我給你沏吧！

甲：不啦，我自己來！(去向鍋台舀水)

牛：小心把你燙了！(舀水後要擦鍋台)

甲：謝謝你！(欲下)

(乙上，手裏拿着一個頂大的磁茶壺)

甲：小劉！你幹嗎拿這麼大個茶壺來舀水呢？

乙：弄一壺喝它半天，省的來回跑着耽誤活兒！(牛幫他灌水)

甲：這倒不錯，趕明天我也去買個！(下)

(丙上)

丙：小劉！你們的先進工作法搞的不錯呀！(舀水洗碗)

乙：別你們我們的，那還不是咱中南火柴廠的光榮嗎？

丙：你這說法我覺得也不大對頭。(舀水)

乙：(欲去復轉)怎麼了？
丙：甚麼廠啊廠的，應該說是咱們工人階級的光榮。

乙：對，算你有理。

丙：對就對甚麼「算」哪，還他嗎葱呢！

(兩人說笑着下)

牛：(沉思一下，唱)猛想起計一條，多找人商量有門道。(白)聽見大家增產節約，自己心裏老是着急，「乾急不出汗」，還是不解決問題，俗話說的好：「三個牛皮匠頂上一個諸葛亮」，自己沒主意找人多商量，唉！我就是這個注意。(唱)找同志，多商量，人多智廣辦法強。

(老張端茶缸上)

老牛送水

張：

(唱)工作忙，汗直淌，出汗多了渴的慌，取碗水，潤潤腸，好比機器把油上。(舀水)

牛：

(唱)走上前，叫老張，我有事兒來商量，看你們，都增產，我的心裏急的慌。

張：

(唱)勸老牛你別慌，不斷開水就滿漂亮。(白)我說牛老啊，咱們幹啥說啥，你的工作是燒水嗎，水不斷就行了，你再想增產也增不出一箱「洋火」來，算了吧！(舀水)別那麼胡思亂想的，(拍拍老牛的肩膀)好好燒水吧！(下)

牛：

(自言自語)可也是啊！燒水嗎還能燒出一箱「洋火」來，這個活兒真把我給捆住了！(沉默一會)真個的，我老牛就是這麼着了？(搖頭)不成

，就這麼着還叫「主人翁」啊！常言

說的好：「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這事還得好好的捉摸捉摸！(回

身往鍋裏添水，望窗外)嘿！小盧來了，這小傢伙辦法多，等他來了，我

再跟他研究研究！(擦手)(唱)看小盧志，最靈巧，竅門數他找的早。心事話，對他聊，一定給我指門道。

盧：

(唱)改刀架，減邊刀，節省木料產量高。

牛：

我服你的心手巧。

盧：

全不是巧不巧，為誰工作要明瞭。

牛：

為人民，我知道，先說不做白喊叫。

盧：

你這話，說的妙，為啥光說做不了。

牛：

(白)哎！小盧！你來的正好。

盧：

是不是水剛開正好沏茶？

牛：

不是！不是！開水倒是隨時有，我是說我正念叨你，你就來了。

盧：

你念叨我！有啥事嗎？

牛：

當然有事了，而且是個急事，想請你給我想個辦法。

水牛送牛

盧：是生活上有困難嗎？

牛：看你想到那兒去了，這會兒的生活有啥困難呢？物價穩定了，工資增加了，政府還頒佈了勞保條例，啥困難也沒有，我說的是工作上的問題，你有功夫談談嗎？

牛：（白）這月盒子外片任務已經完成了，剛換了刀，預備做裏片，同志們正在清理亂片頭，偏巧有一點功夫，有啥事你說吧！

牛：（白）你聽啊！（唱）共產黨，領導咱，做了主人當了家，七月一，就到了，開展競賽迎接它。生產量，天天加，你們的成績令人誇。想我，老一套，實在有點不像話。盼你來，幫助咱，商量一下好辦法。

盧：（唱）只要你幹，有辦法，先把工作來檢查。找缺點，改進它，就是進步好辦法。（幕後喊：「盧萬才快來吧，亂片弄玩了，等你開車呢！」）盧趕忙

牛：（白）下工再談吧！（下）

牛：（向盧點點頭，送盧下，轉身來回踱着。低語）要想幹，就有辦法，先把工作來檢查，找缺點，改進它，就是進步好辦法。（幕後聲乙：「你們別來了，我剛弄來個桶，提它一回就够咱渴半天的！」）說着提桶上去到鍋邊湖水，牛聽聲也趕來幫助，乙提水下。（如有所感。）

邢：（老邢夾着一捆樹枝子扛着花剪子上）

邢：（唱）修花木，剪枝條，樹蔭整齊遮走道。環境美，空氣好，同志生產情緒高。碎枝子，亂條條，隨剪隨拾不亂拋。送老牛，引火燒，節約用炭實在「僚」。（白）牛師傅，你着我給你送些碎柴引火好不好？

牛：太好了，你真想的到。（接柴放在一邊）哎！組長，也許是我老牛不知足，你這樣幫助我，我還有點不滿意。

邢：你要我怎樣幫助你好呢？

老牛送水

牛：我希望你在工作方法上幫助我。

邢：你這問題提的很對，工作上有啥問題嗎？

牛：（舀碗水給邢）喝碗水聽我慢慢給你講

啊！（唱）車間裏，競賽忙，急的我老

牛心發慌。

邢：叫老牛，先別慌，你有啥事咱商量。

牛：我想節約，

邢：你省用炭，

牛：單搞這個多扯蛋！

邢：積少成多你細盤算，

牛：我想增產，

邢：你水不斷，

牛：再燒多了喝不完，你說這事難不難，我

心裏好比是，熱鍋上的螞蟻亂打轉。

（白）我看生產上的同志們都增產節約

呢，咱們事務工人也不能落後呀！可

是，我想我這個活兒實在討厭，說節約吧，炭泡是撿了又撿，灰渣不能再燒，說增產吧，燒多了水，喝不了也不成，

邢：想來想去沒辦法，實在把我急壞了！
要想法子，還得和生產工作連系到一塊兒去打主意，你說對嗎？

牛：（注意的聽着，點了點頭）
邢：那就像軍隊裏的後勤工作一樣，運軍火的雖然殺不了敵人，要是彈藥趕不上用，前線就會少殺敵人；反過來會

說，要是運的快，彈藥足，前線就會多殺敵人，你說對不對？

牛：照你那麼說，咱們這活兒跟生產還有

關係呢？

邢：當然有關係了。

牛：（回憶乙）提桶取水，比手勢

邢：（看着出神）

牛：（興奮的）對了，對了，有辦法了，你

聽呀！（唱）聽你言，明如鏡，幫我

把思想來搞通，水燒開，炭少用，任務不能算完成。同志們來取水，來去匆匆不稍停。倘若是，我把水送，同

老牛送水

邢牛邢牛

志們的時間，取兩次水，志們每個人一天總要到這兒來，等於咱們全廠三百多人，，每分鐘吧，不說多的，一次來回至少天在取水上就要佔去六百多分鐘，就按裝盒工時，到車間去，，節省了同志們取水的時間，，不就等於增產三箱貨嗎？

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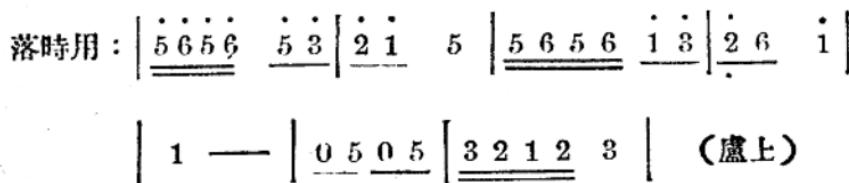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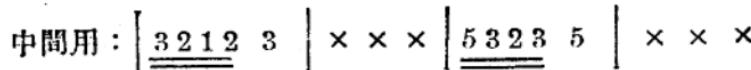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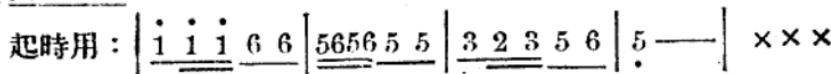
歡叫聲：「老牛關心咱，給咱送水，一片要多幹活來答謝他。」牛：「不，謝！努力幹活吧，同志們！」

牛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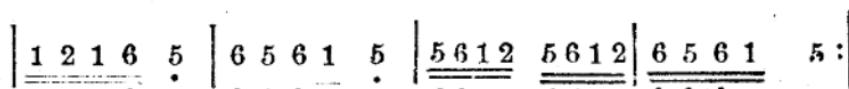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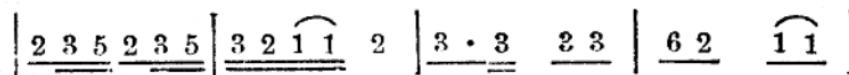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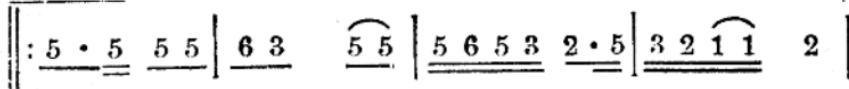
老牛送水

老牛送水曲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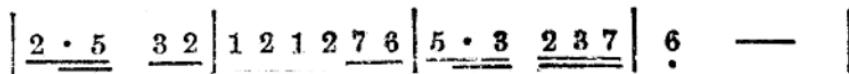
曲一



曲二



插曲一



老牛送水

$$\left| \begin{array}{cc} \frac{6}{\cdot} & \frac{6}{\cdot} \\ \frac{5}{\cdot} & \frac{6}{\cdot}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cc} \frac{1}{\cdot} & \frac{6}{\cdot} & \frac{5}{\cdot} \\ \frac{3}{\cdot} & \frac{5}{\cdot}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cc} \frac{1}{\cdot} & \frac{2}{\cdot} & \frac{3}{\cdot} \\ \frac{5}{\cdot} & \frac{3}{\cdot} & \frac{2}{\cdot} \\ \frac{1}{\cdot} & \end{array} \right| \quad 2 \quad \cdot \quad 3$$

$$\left| \begin{array}{ccc} \frac{5}{\cdot} & \frac{5}{\cdot} & \frac{6}{\cdot}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c} \frac{1}{\cdot} & \frac{6}{\cdot} \\ \frac{5}{\cdot}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c} 3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c} \frac{6}{\cdot} & \frac{1}{\cdot} \\ \frac{1}{\cdot} & \frac{2}{\cdot} \\ \frac{3}{\cdot}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c} \frac{1}{\cdot} & \frac{6}{\cdot}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c} 1 \\ \cdots \end{array} \right|$$

插曲二

A musical score for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featuring five staves of music. The first staff begins with a measure containing a dotted half note followed by a eighth note, a quarter note, another eighth note, and a half note. The second staff starts with a measure containing a half note, a quarter note, a half note, a quarter note, and a half note. The third staff begins with a measure containing a dotted half note followed by a eighth note, a quarter note, another eighth note, and a half note. The fourth staff starts with a measure containing a half note, a quarter note, a half note, a quarter note, and a half note. The fifth staff begins with a measure containing a half note, a quarter note, a half note, a quarter note, and a half note.

|| 2 2 7 6 | i 3 5 | 5 6 5 6 i 2 | 7 6 i ||

24

人民的郵遞員

榮獲 (西安市首屆工人業餘戲曲觀摩演出大會) 作品乙等獎

人民的郵遞員

(秦腔)

西安郵局工人集體創作
程聰、翁富金執筆

人物：

周受之：西安郵局勞模。(周)

楊爭勝：個性強。(楊)

張世鵬：對工作重視，但有些急躁。

(張)

呂建德：年輕活潑。(呂)

韓思猷：稽查。在工作中能想辦法。
(韓)

徐蔭福：副組長。(徐)

姜毓琴：周的愛人。(姜)

老劉：羣衆公司傳達。(劉)

李 某：收信人。(李)

女學生二人。(甲、乙)

第一場 送信返回

(周上在路上唱)

周：我是人民鄉遞員，西安市上把信傳，大街小巷都走遍，前後送信十六年，最可恨是解放前，提起叫人咬牙關，反動統治太黑暗，壓迫人民受可憐，終日受苦又流汗，全家大小受飢寒。那一年我給新華日報送信件，狗特務。

人民的郵遞員

知曉來作難，恐嚇威脅都莫算，掏出
手槍要野蠻，像這樣黑暗社會真少
見，過一日就像過一年。解放後世事
大改變，好比是雲消雨散晴了天。土

地改革除封建，鎮壓了反革命人心喜
歡；抵抗美帝援朝鮮，國防鞏固鐵石堅

；進行了「三反」和「五反」，物

價穩定秩序安。新事物一件又一件，物

生活一天好一天，三年來學習未間

斷，工作越幹越喜歡。我給人民送信

件，不怕困難和麻煩，多查多問細檢

點，莫叫羣衆把心耽。一封信關係都

不淺，送不到覺得心不安，今日頭班

剛送完，趕快回局再出第二班。

第二場 投遞組稽查台前

(韓拿貼信牌上唱)

韓：增產節約大競賽，熱火朝天搞起來，
爲了死信撲滅快，我搞了一個貼信
牌，復活的信封都尚在，各段順序往

上排，搭眼一看知好壞，成績大小能
比來。(掛牌)

(張、呂上唱)

張：送信回來把頭抬，
呂：迎面掛的貼信牌。

張：小呂，你看老韓搞的貼信牌掛出來

了。

韓：你倆看還有啥缺點沒有？

張：好！又花哨又明白，搭眼一看就知道

誰消滅了多少。

呂：我看有缺點，就是給我丟的地方太小
了，一天要消滅一件，兩月光我就把
這個牌貼滿了。

張：別吹了，你一天就準能消滅一件？

韓：要真那樣，我就專給你搞一個三丈見
方的大牌。

(三人大笑。楊手拿一信急上唱)

楊：大家都看這封信，叫咱全市找父親！
(白) 喂！你們都見過這樣的信沒
有？

人民的郵遞員

張：哈信？叫我看！

楊：不要急，你送了幾十年信了，先估下這封信是啥樣？

呂：還不是白紙寫黑字。
楊：老張，你估估！

張：沒寫街巷？
楊：再估！

張：沒寫門牌？
楊：還沒哈？

張：還沒哈？再沒哈就不是信。
楊：沒姓更沒名，地址遍全城，誰若能送到，算他真能行。

呂：你聽他胡說。

楊：胡說？你看。

呂：（與張接信同唸）「西安父親大人收！」

楊：你段上有沒有？
呂：我段上的「娃他大」多的很，可就不知道是那一個？

張：這封信啊！我看是「死娃灌米湯」，

沒法救的死信！

楊：一輩子也上不了老韓這牌，趁早退了吧！

韓：還是等大家都回來了看看再說。
楊：不行，我看是沒辦法！（欲蓋退信章

子）

徐：（徐上）徐組長，你來的好，這封信大家正沒辦法呢！

徐：什麼信？我看一看。（接信看）唔……

這樣一封信確實有點困難……

不過咱們先想些法子，看有救沒救。

張：像這樣滿天飛的信，實在沒法下手。

呂：咱不能滿城去找「父親大人」呀。

楊：組長，我看這封信退回去，也不能說咱們不負責任，這根本是寫信人馬虎大意嘛！

徐：還是多想想！（唱）同志們先甭急要想法辦，人民的郵遞員不怕困難。三

人民的郵遞員

年來咱大家進步很顯，一個個爲工作
邁力向前。光死信消滅了好幾百件，
那一件不問上五次三番，這封信太含
糊空前少見，決不是寄信人有意麻
煩，依我看還要咱細心打探，切不可
就這樣輕易退還。

楊：我向來碰見麻搭信都沒吃過力，詳着
問呢，八十五號沒有，問五十八號，
可今天這封信沒鼻子沒眼，唉……
呂：我倒送過沒地點的信，在各段都問
呢，只要他常來信，同志們總也能記
個大概。

張：那怕名子寫錯了，只要有個音字也有
辦法，從前周受之送的那封信，寫的
「候勤主」結果是「後勤部」，好賴
人家還有那個錯音名子。
徐：周受之同志三年來送了廿六萬封信，
沒出過一件差錯，人家就憑的心細、
負責，咱們應該學習他。（唱）要學
習周受之先進經驗，口問到腿跑到常

操心間，他常說一個人出外路遠，和
家中取聯繫全靠信函，送不到把人的
音信隔斷，叫他們背地裏都發熬煎，
因此他對工作負責實幹，三年來爲工
作刻苦鑽研。再看他投死信辦法三
件：拼字音問同鄉不怕麻煩，再若是
問不到還不能算，派出所戶口冊細查
一番，有這種好精神可稱模範，有這
等好精神不怕困難，你看那簷前水滴
滴不斷，日月久他能把石頭滴穿。
韓：組長說的對，周受之的精神我們可以
學習他。

楊：十個指頭還有長短呢，再說把這封信
給周受之，他也不見得就有辦法。

呂：咳！正說老周，老周就來了。
周：路過派出所查一件死信，就擋了一
會，你們都在這做啥呢？

韓：研究一件難撲滅的死信，你回來的正

人民的郵遞員

好，你來看看。

周：我看。（接信唸）「西安父親大人收」。（細看又唸一遍，翻看背面。沉思。）

楊：你看有門嗎？

周：咱們大家想法……（又看信）「蘭州羣衆運輸公司李寄」（又唸一遍）這封信沒有收信人，可有寫信地方，是由「蘭州羣衆運輸公司寄」的，咱們就從運輸行下手打聽，你們看怎麼樣？

徐：老周這話有道理，發現了線索就有辦法了。

周：我段上倒有個羣衆公司停車場，我後半晌就去問問。

徐：那信就交你吧？有困難咱們再商量，你段上問不到，還可以在別段上的連

輸行去問。

周：好！這封死信就包在我身上。不過：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去作。

韓：好！老周。你瞧，我這牌上等你的信封呢！

周：徐組長，你不是說要鑽研報紙卡片的問題嗎？我的本本抄好了，咱們去研究。

徐：好！走吧！（二人同下）

張：（唱）今天遇見這件事，還是老周有主意。

呂：這也是給我好教育，應該向他來學習。

楊：現在你先不要提，送到了才算是真的。

韓：時間不早莫辯理，快領掛號出班去。（同下）

第三場 周受之家中

姜：（姜上唱）

姜毓琴在家裏正做針線，看見布心中事真說不完。想從前苦日子缺少米麵，每日裏爲吃穿常受熬煎，全家人

人民的郵遞員

都穿的破破爛爛，風裏來雨裏去受盡
可憐，解放後翻了身生活改善，不愁
吃不愁穿不受熬煎。我常聽讀報組來
把報唸，學文化參加了識字班，夫妻

都勞動互相照管，家中事絕不能叫

他掛牽，工作完回到家按時吃飯，天

氣冷早縫衣免受飢寒，這兩天我丈夫

回家甚晚，到家裏悶着頭也不言喘，

想必是工作中發生困難，想必是有啥

事悶在心間。眼看着已到了晚上九

點，等他回我再把晚飯來端。

(周上唱) 想必是工作中發生困難，想必是有啥
事悶在心間。眼看着已到了晚上九

點，等他回我再把晚飯來端。

周：

我段的商行都問遍，一連跑了好幾
天，結果還是沒眉眼，撲滅這死信成
困難。同志們閒話都不算，送不到心
裏總不安，思前想後沒法辦，不由叫
人加愁煩。(進門)

姜：

你回來了？

周：

(擦臉、不語)……
姜：飯還熱着呢！叫我給你端去。

周：不急，先叫我歇一會……
姜：(端上飯)先吃飯吧，不早了，你吃了飯我還做活呢！

周：我不飢，你先做你的活。

周：也沒啥！

姜：看你，有啥事說開了也好想法子解

決，這樣悶在心裏有啥好處？

周：好，我說給你聽：前天我領了一封

信，一連問了好幾天，到底沒個眉

眼。唉……

姜：這事也犯得着發這麼大的愁？多少難

送的信，你不是都送了嗎？

周：你不知道，這封信跟別的信不一樣，

大家都沒辦法。

姜：啥信嗎？就能把大家都難住？

周：這封信，沒名沒姓也沒地點，只寫了

一個「西安父親大人收」。當時大家沒
人接都說退了，我看著有一點線索，

人民的郵遞員

就接下了。誰知道一直問了好幾天，

吃。（端飯下）
（徐上唱）

半點門兒都沒有，連羣衆運輸公司的傳達都叫我問「訓」了。有的人還笑我愛費事，有心把這信退了吧？可心內又覺得沒盡到責任。

姜：那你打算咋辦呢？

周：我就是爲這事正作難呢！

姜：我看你也不要太作難了，徐組長時常

來跟你談話，今個你先吃飯，早些休息，明天一早去跟他商量商量，你看

對不對？

周：對！你說的對！老徐還說過有困難去和他研究，對！我就去。（唱）一言

提醒多虧你，解決問題不宜遲，我立即就去找組長，和他細細來商量。

姜：你着嘛大急做啥呢？吃了再說。

周：事情沒頭緒我吃不下，你等着門，我

一會就回來了。（下）

姜：他爲工作真心急，爲這信忘了肚子飢，我先把飯放鍋裏，遲早回來也能

徐：只因爲難送的信一件，老周連問好幾

天，他的段上沒間見，有些人諷刺說

閒言，影響他情緒很紊亂，看樣子心中很不安，這事中間有困難，我到他

家中談一談。

徐：老周回來了沒有？

姜：（在內）剛出去了，誰？（出門）

噢！徐組長，他去找你去了，你來了，就請屋裏坐一會，他不見你一時

就回來了。

徐：對！（進門坐下，姜倒茶）老周回來

好一會了吧？

姜：才回來，又出去了，這兩天他回來的

遲，飯也不好好吃。

徐：是的，他這兩天正忙一封信哩。家裏的生活咋樣？

姜：好着呢，我常說現在這生活，從前連作夢也夢不到；往後只有更好的工作